

香八拉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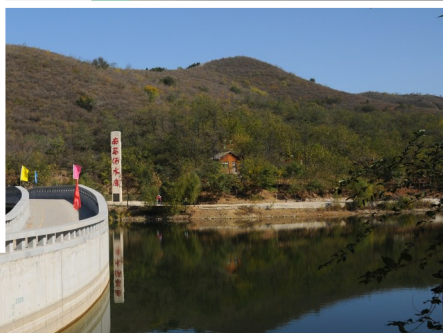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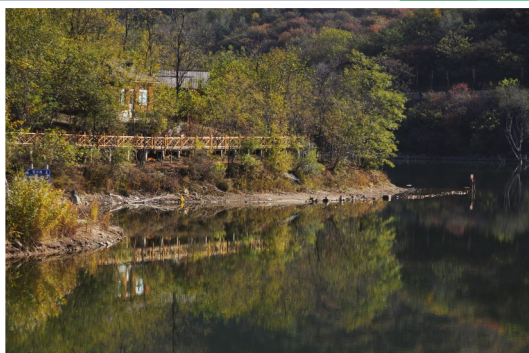
脚印

(一)

香八拉,即香山到八大处拉练,这是西山驴友们约定俗成的说法。其实,香八拉的地理概念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,因山顶防火道将百望山、太舟坞、东山、三家店、法海寺、八大处、香山、植物园一带的大小山峰连为一体,凡沿防火道及其周边山间小路的随意游走,统称香八拉。香八拉的驴友们有一个共识:除了脚印,什么都不留下;除了记忆,什么都不带走。

编者按: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“统筹长城文化带、大运河文化带、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”。石景山全区都在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范围内,应该说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对推进石景山的发展,推动京西的发展都是一个重大机遇。目前,“西山永定河文化带”正在规划建设中,石景山报从即日起,将陆续刊登旅行札记、民俗风情、文物集锦、古刹胜迹等相关题材的文史、文化、文学作品以飨读者。

文字:岳强 摄影:刘粟



京西浅山区的板凳沟,与佛教胜地八大处仅一峰之隔。当我们游走到那里,向一位正在村头晒太阳的村民问路时,他朝对面山上一指,轻描淡写地说,翻过这道梁就到了。于是,我们决定从这座古老的小山村出发,翻山到八大处去。

乍暖还寒时节,山依然沉寂着,乔木和灌木的枝头还没有绽出新绿,脚下是经年的荒草和枯叶。这一切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,踏青尚早。

但山桃花已经开了。远远望去,乱蓬蓬的枯枝间,散布着一树树雪白的山桃花,仿佛一个个春天的使者,向连绵起伏的大山和山间的一草一木传递着春天的讯息。上山之前,我在街心公园看到了金黄色的迎春花,以为那是春风中开得最早的花了。不料,山桃花竟也开得这么早,她和迎春花一样,为迎来春天,绽放着自己生命中最明艳的颜色。

走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,我的眼前猛然一亮,一树白得耀眼的山桃花蓦地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尽管这棵山桃树只有拇指一般粗,但她的每一根枝丫都开满了花朵。没有蜂蝶在花间歌唱和起舞,花朵们无声而热烈地开放着。这让我想起一首咏菊诗中“蕊寒香冷蝶难来”的句子,于是认定山桃花也有着秋菊一样的清气和风骨。

在一个岔路口,正当我们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,迎面走来一位背背包的老人,他步履矫健地走到我们面前,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,告诉我们她包里背的是山货,他刚从八大处翻山过来。没事的时候,他经常背些酸枣、黑枣、山桃核饰品等山货到八大处去卖。但生意不好做,有时一样东西也卖不掉,背去的东西还要原样背回来。

看老人很健谈,我们便和他闲聊起来。朋友说,板凳沟这个名字挺有意思,一定有什么说法吧?老人笑笑,也没什么特别的说法,早年间这里的几户人家靠卖板凳为生,就流传下来这个名字。

“现在,村民们怎么生活呢?”我问。

“主要靠外出打工。也采点山货去卖,挣点小钱。”老人回答。

“黑陈路修得这么好,去南马场水库的

游人也不少,可以经营个有特色的农家院嘛。”我说。

提起南马场水库,老人的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。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,我们途经南马场水库时,我为那一泓碧水惊叹不已。

黑陈路本来就是一条安安静静、山间公路,而从黑陈路向东北方向蜿蜒的一条岔道儿,更加强化了这种安静。远处的山峰,一片幽暗,一片明亮。幽暗的是云影,成片的云彩遮挡了阳光,而明亮的那一部分则无遮无拦地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。岔道儿的尽头,便是南马场水库,因其建在马场沟内而得名。沿马场沟上到山顶,便是香山的最高峰——香炉峰,所以她还有另外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——香山后湖。据说,这个名字的背后还有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,而那些流传于山间村落的故事全都氤氲在一种安静祥和的氛围里。

南马场水库的历史并不久远,从建成蓄水到现在,不过三十年。但这三十年时光对于附近的山民们来说,意味非同寻常。首先,人畜饮水问题解决了,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战战兢兢地惧怕天旱。其次,陈家沟、板凳沟、双泉寺、佟家坟、黑石头的2000多亩田地、果树得到灌溉,从此不再靠天吃饭。另外,由于水库控制了泄洪水,从而使下游得以安全度汛。现在,到南马场水库旅游观光的人越来越多,附近的山民又经营起了集食宿为一体的农家院,享用着一泓碧水所带来的新的恩泽。

南马场水库三面环山,西面一道大坝将山谷封闭。北岸的山坡上,富有童话情趣的小木屋错落有致,屋外的篱笆墙、虚掩的柴门和沿湖畔铺设的栈道,给人一种古朴、宁静的感觉。在那样的地方,最适合做的事,莫过于坐在湖边的木椅上听山风了。阵阵山风像一首无字的歌谣,唱出湖面无数细密的涟漪。

我们到达南马场水库时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株浸在水中的柳树。柳叶已褪去嫩黄,但尚不及青绿,仿佛一片片纤巧透明的翡翠,玲珑剔透地在风中摇曳着。而浸在水中的树干密密匝匝地长满了红色的根须,鱼儿在根须间悠然自得地游动。

当我们沿栈道走到北岸尽头时,刚好从山坡上下来一群青年学生。他们是从香山翻山过来的,望着眼前这一泓碧水,个个惊喜。有的将手上的矿泉水一饮而尽,腾出空瓶去捉蝌蚪;有的取出照相机,一张又一张地拍摄成群结队的蝌蚪;有的默默无语地站在岸边,望着那些因搁浅而死的蝌蚪黯然神伤。与蝌蚪的天真活泼相比,鱼儿显得慵懒而散漫,它们在垂钓者的鱼钩旁若无其事地游来游去。我坐在岸边,望着这一泓碧水出神,水中的石头,石头旁的水草,水草的枝叶,枝叶间的鱼群,清晰恬静,历历在目。

在水库南面的一个农家院,我们要了几样小菜,一壶烧酒。吃着刚从山上采来的苦菊、苜蓿和店家自己种的韭菜、小萝卜,与热情的店家“把酒话桑麻”,心境变得淡泊而旷达。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,而山水之间的日子,该是怎样的洒脱和惬意。

我把刚才的所见所感告诉老人,他低头不语,若有所思。

穿行在山间小路上,最抢眼的景致依然是一树一树的山桃花,她的鲜亮明艳与周围的枯枝败叶形成强烈反差。那情形,仿佛整个春天全是山桃花的了。

绕过一座屋舍,又绕过一道矮墙,在一个篱笆围起的花园里,一位老人正在修整花木。他的花园里种满了月季,一棵棵整齐地排列着。乍暖还寒,月季花还没有开,但篱笆边的几株二月兰已经开了,在阵阵清冷的山风中,在萧索枯寂的氛围里,那淡紫色的花朵显得格外醒目。我说,这么好看的花,为什么不多种些呢?老人慈祥地笑笑,那不是有意种的,是她自己长出来的。这种花生存能力很强,风把种子刮到哪里,她就在那里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籽。

老人看出我对二月兰的喜爱,索性停下手上的活计,和我闲聊起来。二月兰耐寒,即使在冬季也绿叶葱葱,春风一吹,她们更是如痴如醉地绽放了花朵。你看,树还没有发芽呢,她们已经开得这么艳了。而且,这种花繁殖能力强,只要有了一棵,很快就会长出一片。你去过天坛公园吗?那里大片大片的二月兰,开得让人心醉。

那么,什么样的地方适合二月兰生长呢?

老人不假思索地说,不论平原还是山地,不论路旁还是地边,抑或房前屋后、杂木林中,但凡有空隙的地方,就是一团紫气。她们对土壤的要求也不高,中性或弱碱性土壤都可以。假如土壤肥沃、空气湿润、阳光充足,当然会长得茁壮,但在薄土阴冷的环境中,也能有不错的表现。野生的二月兰对环境几乎没有要求,给点阳光就灿烂。她们用最基本的生存条件,创造着最亮丽的景观。

我喃喃地说,假如我有一个园子,就专种二月兰。老人笑笑,种植二月兰省心省力,简单得很。第一,园地不用翻耕就可以播撒种子。第二,因为抗杂草能力强,不用除草。第三,因为不招害虫,不用洒药。另外,二月兰还有两个名字,一个叫菜子花,一个叫诸葛菜。作为一种早春常见野菜,诸葛菜营养丰富。新鲜的诸葛菜中含有大量胡萝卜素和维生素,而其种子中的亚油酸可以降低人体内的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,对软化血管和阻止血栓形成大有裨益,心血管病患者可用其食疗。

老人告诉我,他曾是首钢的炼钢工人。那时,每天下班经过一片小树林,顺手采些诸葛菜,到家用开水一焯,去掉苦味就可以吃了,下酒、下饭都很好。老人望着篱笆边的二月兰,沉浸到往事的回忆中去了。

二月兰不仅用生命中最艳丽的颜色装点着春天,而且将自己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人间。然而,因为是野生草花,她卑微得连生存都无法保证。那天,我经过一个文化广场,看到几个园林工人正在草坪里劳作,他们将零星的二月兰连根拔起,连同其他杂草一起扔进装运垃圾的车辆。清理后的草坪整整齐齐,却单调呆板,缺乏生气。我一边为二月兰扼腕叹息,一边想,为什么不用野生植被绿化呢?以野草、野花取代价格昂贵的草坪,不仅节约资金,而且可以节约水资源,因为野生植被生命力旺盛,不用灌溉,完全可以靠雨水存活。另外,有资料显示,野生植被对空气的净化作用远远优于人工草坪。

在植物王国里,二月兰属于草根族。因为农历二月开始开花,才有了这么个漂亮的名字。但她不因位卑而不芳,在春寒料峭的山野热烈地绽放,因为她热爱春天,热爱生命。